

新民晚报

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应L君的邀请,我们一起喝茶。

与L君的交情不算深厚,仅在朋友的聚会上偶遇过两次。他话不多,却总在众人闲谈时一语中的,每句话都字斟句酌,既不喧宾夺主,也不显得疏离。那天同席的还有他几位同学,有高校博士、中学老师,也有三甲医院的医生,席间有人激扬文字、指点江山,有人愤世嫉俗、牢骚满腹,唯有他始终含笑倾听,偶尔点头附和。

喝茶的地方是一处闹中取静的竹林雅舍。青竹环绕,石径通幽,室内摆着古朴的茶具,茶香混着竹影氤氲开来。L君给我们斟茶时笑道:“这里的氛围最是清静,配得上两位老师这样的文化人。”

几杯茶下肚,我们便直截了当地问起他的职业与学历。他指尖摩挲着茶杯沿,笑意温和:“目前在做房屋租赁,不过我比旁人挑剔些,得找与房屋配置脾性相投的租户。”他顿了顿,补充道,“这几年在上海滩也算小有名气,不少人冲着‘定制化租房’来找我。”话

音刚落,他又泰然自若地“自揭老底”:“说出来不怕笑话,我没上过大学,高二就辍学了。”

这话让满座微怔,他却自顾自续起了过往。“那时候我成绩中不溜儿,浑浑噩噩的。偏偏迷上了‘四大天王’,课本里夹着他们的海报,走路都在哼他们的歌,简直无法自拔。更糟的是眼睛出了问题,视力越来越模糊,换了好几副眼镜都不合适。去医院检查,医生一句‘五年内可能会瞎眼’,像晴

天霹雳炸在头顶。”他抬眼望向窗外的竹林,语气轻了些,“那时真是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。迷茫了一阵子,就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去了广东打工,每天搬砖、砌墙,晚上躺在工棚里,掰着手指头算工钱。”

“春节过完,跟我一起捞鱼摸虾的发小们,都背着行囊去大学报到了。我呢,拎着蛇皮袋,戴着安全帽登上了去工地的大包车。”说到这里,他的声音低了几分,“看着他们意气风发的背影,我心里的惆怅酸楚,哪是个‘愁’字能说尽的。那种转

天遂人愿

高明昌

深秋,父亲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菜园,盯着青菜的叶子看,有时还将菜叶翻转过来看。母亲见了就喊,想看霜,看看树就知道。是的,霜落天下,跨出门槛,放眼场外,一眼就能看清。假如霜很浓很重,双脚踏地,会发出“吱吱”的响声。父亲说:我是看看青菜是否到了甜的时候。母亲回答:甜不甜,烧一顿吃了就知道了。

但父亲还是每天去菜园,当霜花爬满青菜的叶子时,他就不去了。父亲说,霜打了,就好了,那些虫就会……后面的话,我没听懂,大意是,霜打了,田里的一些虫就会被冻死。母亲却说,地上的虫又不傻,它们会钻进泥土里过冬的。父亲又说,你猜猜什么时候刮西北风?他慢慢转身,来到门外,仰面又去看天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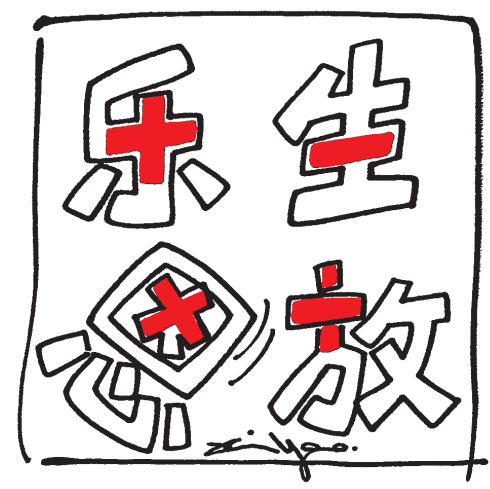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西北风真的刮了,那天父亲说,老天最懂他的心思。刮西北风有什么好处?母亲说,西北风一刮,天就不下雨,最重要的还是:这风刮一次,天就冷一点,是干冷,会冷到骨子里的。我感觉父亲从不怕冷,刮西北风的日子,他每天穿着雨鞋去田野,回来时,带回十几条细如筷子的黄鳝。我问,什么地方捉的?父亲说,河槽闲置的田里。母亲告诉我,父亲喜欢到那地方东翻翻、西翻翻,有时会翻到黄鳝。父亲却说,顺便想找找躲在土里的虫子。我问:那其他田里没虫子?父亲对着母亲笑:虫子也有,不过那里没有黄鳝的。

西北风刮了几次后,我们也就习惯了西北风的冷,但我感觉父亲总是静中有动。父亲吃早饭,经常开了大门仰头看天空,他指着云层对母亲说,这个颜色的云,迟早要落雪。母亲说少看,雪落与不落,老天爷说了算。父亲走进客堂,那步子有点慢,我以为父亲在藏着心事。

雪,终于落了。父亲大喜,早晨开门,父亲看见门口的雪与门槛齐平了,转身对母亲说,老天真是帮忙,雪一厚,麦子就暖和了。我不解,这样,虫子也会暖和了。父亲却说不会,虫子在麦根下面,暖不到。父亲的话不能说服我,但我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反驳,种田的事,我只能听父亲的。没有隔几天,我看见父亲心神不定,有时会到河边去看河面。母亲说,你父亲盼着结冰了。父亲说,早点结冰,可以冻死没被冻死的虫子。父亲为什么将天气与虫子连在一起?母亲说,结冰了,冷气散不去,虫子就死光了,开春后,庄稼会长得更好。母亲的话让我明白了一点:父亲选择寒冷,不是他不觉得冷,而是觉得粮食比冷更重要。

七夕会

国人历来因人而重其书。那些名臣的书法一直被世人推崇,而在诸多先贤中,最吸引我们目光的便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书法。林则徐的书法吸收了前人的优点,风格中既有米芾的奔放,亦有欧阳询的严谨。特别是其晚年时的书法作品,多参有苏东坡笔意,厚重沉稳,形成了自己严谨正派、遒劲刚烈、清秀舒朗的风格,最为后人推崇。今之所见林则徐书法楹联,正是他晚年书法成就最高时期的佳作,原因是铃盖着的那方“青宫太保之



郑辛遥

字里藏机:快乐用加法,生活用减法,感恩用乘法,放下用除法。

身离去的背影,像根刺扎在心上,烙得人夜不能寐。”

到了工地,白天的体力活累得人倒头就睡,可一到深夜,空虚就像潮水般涌来。他爱唱歌,便毛遂自荐去附近的酒吧驻唱。“起初凭着几句模仿得惟妙惟肖的流行歌曲,老板还以为我是科班出身。可酒吧驻唱哪那么容易混,新歌老歌都得会唱,还得有自己的风格。我囊中羞涩,买不起唱片和CD机,也不敢跟父母说在酒吧做这种‘不务正业’的工作。”他苦笑一声,“最后还是没能撑下去,在酒吧‘红了三个月’后,因酒吧裁员,只能黯然离去。”

“其实这种‘刺’,我小时候也尝过。”听着他的故事,我想起了自己的初中往事。“我是物理课代表,成绩不算顶尖。有一次物理考试竟考了不及格,老师让我帮忙阅卷登分,那鲜红的58分,刺得我眼睛生疼。我有什么资格当课代表,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。”我说,看着老师转身的背影,那种失望,就像根刺,狠狠扎进心里。也是从那天起,我抱着“不破不立”的念头奋发图强,终于独占鳌头。

“荀子说‘不登高山,不知天之高也;不临深溪,不知地之厚也’。”他忽然引用道,“那根刺扎得我们生疼,却也让我们清醒。那是推着我们往前走的力量。”

在上海摸爬滚打的二十年,他摔过不少跤,交过不少“学费”:遇到过卷款跑路的合伙人,碰到过恶意拖欠房租的租户,甚至有因为资金周转不开,差点关门



大吉的日子。“每次遇到坎儿,我都会想起发小们奔赴大学的背影,想起酒吧老板摇头让我离开的背影。”他说,“那些转身的惆怅,像一根根刺,提醒我不能懈怠,不能敷衍。”

有一次,一对高知“海归”夫妇来咨询两室两厅的租房事宜,他们对房屋的装修格调赞不绝口,却皱着眉头说面积小了,不太适合有孩子的家庭。“我看着他们脸上的失望,看着他们转身要走的樣子,那根熟悉的刺又扎了上来。”L君说,他当即叫住夫妇俩:“二位稍等,我这里有套四室两厅的房子,格调跟这套一致,面积翻了一倍,就是还在扫尾,没正式交付。”夫妇俩半信半疑地跟着他去看房,推开门的那一刻,眼里满是惊喜。“他们后来告诉我,其实他们早就刷到过我打造

的房子,一直很喜欢,没想到眼前的房东就是出品人。”L君笑道,“他们当场就以‘老师’相称,心甘情愿地住酒店等了一个月,直到房屋交付才搬进来。”

L君端起茶杯,轻轻抿了一口,“这二十年,我越来越明白,生活里的那些不顺利,那些让人惆怅的转身,那些扎人的刺,其实都是让我们站得更高的垫脚石。”发小们奔赴前程的背影,让他学会了奋进;酒吧驻唱的失意,让他学会了变通;租户们失望的转身,让他学会了精益求精。

窗外的竹子在晚风里轻轻摇曳,月光透过竹叶洒进来,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我忽有所悟: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,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刺,到最后都会变成我们身上最坚硬的铠甲;那些曾经的不顺意,后来都成了让我们站得更高、看得更远的一块砖。

布尔津的风真大。在阿勒泰。从白哈巴村开车去布尔津,快到五彩滩的路上,发现公路两旁有很多沙棘树。

本来并不知那就是沙棘树,只是看到树枝上有一串鲜艳的红色。那是宝石一样的红,是无数细碎的玛瑙红,是黄昏里一行行一簇簇的,小小的燃烧的,红。

布尔津的风真大——公路边的沙棘树的叶子,已经变成焦枯的灰绿色。深秋的风卷起众多树叶,纷纷扬扬,四处飘飞。我想,大概用不了多久,那些沙棘的树叶就会落光。

布尔津,这座秋风中萧瑟的童话边城,有着意想不到的繁华。

在阿禾公路开通之前,从阿勒泰到喀纳斯、禾木和白哈巴,都要在布尔津停留。布尔津的冷水鱼很好吃,额尔齐斯河向北流入北冰洋,布尔津的餐饮店里的冷水鱼,据说大部分来自这条冰冷的河流。

从布尔津去阿勒泰机场,开车大约一个半小时。一路上也见到连绵不断的沙棘树。沙棘只种了一行,后面是一排高大的白桦林,再后面是沙枣林,再后面是沙漠。这些植物站立在沙漠的前沿,整体构成防护林,抵挡风沙。沙子会排着队过马路,像缩小了几万倍的羊群。

沙棘树处在与流沙角力的前线,主要起到防沙的作用。但它的特长也很明显,作为景观也很不赖。

一簇簇、一枝枝的红,在深秋的枝头燃烧。也正是这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凋敝的时刻,沙棘的生命力,得到最极致的彰显。叶片落尽,反而让那密密匝匝、紧抱成团的浆果的红色,毫无保留地显现出来。强烈的红色,猝不及防,撞入眼帘,那不是层林尽染的斑斓,而是苍茫的天地间的倔强。停了车,去看沙棘的果实。那是怎么样的颜色,如果只说是红,那太单调了。它是许多种颜色的集合:鲜艳的黄色,热烈的橘红,深沉的殷红。枝头的沙棘果,像无数粒被精心打磨的珠玉。

何况这果实还能吃。

这名叫沙棘的野果,并不珍贵。在北方干旱地区的盐碱地、砂质土壤、荒漠和野地里,沙棘广泛分布,生命力极强。它有很多别

发动引擎,汽车慢慢从门前小路倒车,拐向小区的南门。这时雪亮的汽车灯光照亮了一院子的金银花。在金银花掩映的院门下,蹲着小黄。它看着汽车轰鸣着往后退,有点不知所措。我看不清它的眼睛,但能想见它的眼神。期盼、失望、渴求不得后的听之任之。“你走吧,关我啥事。”我知道它心里想什么,还是轻轻踩了一下油门。

小黄是只流浪猫,是院子里好几户人家的座上宾。大家都喜欢它,它在不同的人家有不同的名字,我们叫它小黄,它性格温和,一只十来斤的大公猫,见到人,马上躺在脚边露出肚皮,发出尖细娇柔的叫声,铁汉柔情。从巷子尽头掉转头,车子就冲上了大道。我悄无声息地吸了一口气,轻轻晃脑袋,将小黄蹲坐的形象从我脑海里甩走。

达普等,属胡颓子科沙棘属植物。

资料上说,沙棘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,被称为植物中的“生命之王”。

对于我来说,我与沙棘最近的一次接触,来自在阿勒泰某个小店里购买的一瓶沙棘原浆。

店主在递给我时不忘提醒:“这果汁非常非常酸。要是吃不消,可以兑水,或者再兑上蜂蜜一起喝。”

我尝了一口,太酸了!那股尖锐而澎湃的酸意席卷口腔,味蕾为之震颤。

片刻之后,才有一丝极细微的回甘悄然浮现。

我在荒野里见到沙棘时,瞬间明白,沙棘汁绝非一种温和的、讨好的味道,它带着荒野的热烈和本真,以及不加修饰的脾性。但是据说,这来自荒野的浆果,比熊猫还珍贵。

这么酸的沙棘原浆,令人皱眉的酸涩,被人称为“天然维生素的宝库”,尤其是维生素C的含量,高得令人咋舌。其维生素C的含量,是猕猴桃的3到8倍,柑橘的20到30倍。当然也不仅仅是维生素C,还有其他各种常见和不常见的维生素,一大群。喝一口沙棘汁,几乎是在喝营养液——极其难喝的营养液。再营养,也只喝了半瓶。另外半瓶在动荡的车厢里,漏出一点在塑料袋里,释放出一言难尽的味道。沙棘原浆的颜色,像是浓缩的油画的颜料。或者是油漆。一比十兑水稀释以后,仍然是很浓的橘黄色。

沙棘的果实在秋风之中,依然坚守在枯寂的枝头,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采收它们。即使是采收,价格也很便宜。连果带枝一起剪下,送到收购站,每斤价格是六毛钱。如果秋天不采收,到了冬季结冰后,沙棘会被冰雪冻住。农民在树下铺一层塑料布,用木棒敲打树枝,果实会和树叶一起落下,树叶的杂质很容易清除。

沙棘现在是新疆的优质农产品。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策划、新疆广播电视台拍摄制作的《品牌强国工程》中,“新疆沙棘”也被拍成了公益广告片,上了央视。这来自荒野的浆果,也将是富民之果。

喝一口沙棘汁,喉间巨大的酸涩,令人感受到戈壁上的风,阿勒泰的雪,还有大西北的烈日以及跟星星一样的牛羊。

被关在门外的小黄

冯渊

不用牵挂,它自有去处,大家都在照顾它,它未必是对我的依恋,只是对汽车这个庞然大物好奇。不对,我刚才滑下车窗玻璃,它飞快瞟了我一眼,我知道我又要消失一段时间,在它的世界里,我来无影去无踪。它习惯了等待和失望。我关上玻璃,看到它箕踞而坐,耷拉着眼皮,舔自己的爪子。

下午,阳光正好的时候,我打开大门,给它喂罐头,它不吃,“嗖”地一下,钻进客厅,爬上二楼。我担心它钻到房子的某个角落没被发现,关门上锁一周后才来,就会酿成大祸。它喜欢进房间。二楼有间房敞开着,它轻车熟路跳上床,睡在被子下,安然打呼。后来我就将房门全都关上。它也不挑剔,就地卧倒,睡在客厅的地毯上。

慢慢走上二楼,小黄已在地毯上睡好了。草绿色地毯轻轻柔和,阳光从西边的窗户里透进来,一道亮亮的金色光柱映照着小黄,它每根毛都在阳光里闪闪发亮。见到我过来,它露出肚皮,伸伸脚,脖子还要扭扭扭,真的是标致极了。

我说,咱下去吧。平时睡到晚上也行,后门我留了一个猫洞,随你进出。今天我要离开这里,把你关在

里面,你就出不去了,明白吗?我也躺在地毯上,靠近它;它发出强烈的呼噜声,贴近我,胡须弄得我脸上痒丝丝的。阳光洒在我们身上,就这样静静睡到天黑多好。猫的世界可以选择这样躺下去,人的世界却要奔波。论行自由由,一定是人不如猫。

现在,车上了高速,车流稀疏,我心情放松,听着音乐,小黄被关门外的影像又出现在脑海。鲜花盛开,大门紧闭。一瞬间,室内的温暖、安逸被大门关上了。

门随时被关上,你以为为触手可及的机会、幸福,你以为一直会有的温情、爱,随着关门、落锁,一切就跟你没有关系了。

我饱暖思淫欲——那又怎样?你现在不是在冷风里自己舔爪吗?

我被人爱过,呵护过——那又怎样?你只是人的玩物。

我不是玩物,我是宠物——呵呵,宠物养在家里,你听说过户外风雪中奔波的宠物?

人其实也一样。眼看他骑马扬扬,眼看他暖玉温香,只要门上锁,就是局外人,在荒芜的野地里失其所哉,灰白的头发在风中成了一条残破的旗帜。

温暖,缠绵,以为坚不可摧、牢不可破的东西,命运早就给它写好了结局,只是局中人不知晓——说你呢,别再舔爪了。

雅玩

来,仅见的品相最完美之作。

这副楹联“青山绿树遥相忆,丹桂灵椿并一时”,上联用青山绿树的“遥相忆”,营造出前后呼应的悠远、深沉又富有诗意的情感氛围;下联“丹桂”则与古代科举制度有关,折桂象征着科举及第,因此“丹桂”也用来比喻优秀的年轻人,而“灵椿”则可从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找到记载:大椿树寿命极长,后因此“椿”称父,为祝愿长寿之意。五代窦禹钧生子五人,相继登科,后以“丹桂齐芳”喻子弟腾达,以“灵椿丹桂”称颂家族人丁显盛。

章》。道光二十八年(1848),乃林则徐去世的前两年,他被清廷加授为太子太保,赏戴花翎。由此不难推断出此副楹联写于1848—1850年间。

这副楹联用笔圆润洒脱,字形大小对称适中、疏密得当、劲健道逸,笔触中点画牵丝自然流畅,也显刚健雄浑、气势磅礴的阳刚之美。此副楹联作品还是原装旧裱的状态,其真、精、新的程度,是林则徐书法自拍卖以

林则徐与书法

王伟

小对称适中、疏密得当、劲健道逸,笔触中点画牵丝自然流畅,也显刚健雄浑、气势磅礴的阳刚之美。此副楹联作品还是原装旧裱的状态,其真、精、新的程度,是林则徐书法自拍卖以